

“十二五”
国家重点出版物
出版规划项目

中国敌后战场

THE II
WORLD
WAR

华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中国敌后战场

张生 王明生 ◎ 著



华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敌后战场 / 张生, 王明生著.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15.1
(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场丛书)

ISBN 978 - 7 - 5080 - 8220 - 2

I. ①中… II. ①张… ②王… III. ①抗日战争—史料—
中国 IV. ①K265.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14453 号

中国敌后战场

作 者 张 生 王明生
责任编辑 罗 庆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少明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三河市少明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5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70×970 1/16 开
印 张 18.75
字 数 208 字
定 价 38.00 元

华夏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 100028

网址: www.hxph.com.cn 电话: (010) 64663331 (转)

若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总 序

钱乘旦

二十年之前，《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场丛书》全套八册在当时任职中国青年出版社的潘平先生的支持下撰写完成，并收入由中国青少年基金会发起的公益项目希望书库中，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和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印行，由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作为希望小学的课外阅读书籍与贫困地区的小学生们见面了。二十年之后的今天，原稿经过修改和补充即将由华夏出版社出版，作为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七十周年的一束纪念。

二十年前我为这套书写了一篇序，时至今日再看此文，其中的基本判断居然都没有过时。首先，世界又维持了二十年的和平，而这二十年确实确实是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但人们未曾料到，战后的发展主要是新兴国家的发展，世界力量的平衡由此发生变化，五百年的西方优势正一点点消退，非西方国家经历着群体的复兴。如何面对新的世界格局，关系到战争与和平的重大问题；只有对各国的发展都“乐见其成”，将其视为全人类的共同福音，才能对世界变化有正确的认识，而不致将人性中阴暗的一面付之于行动。

其次，苏联解体、两极世界瓦解后，这个世界不是更太平、而是更危险了，一个超级大国恣意妄为、随便改变现状的做法只使得这个世界狼烟四起，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于战争的边缘。和平维持

了太长的时间，战争的记忆似乎已经遥远，年轻人只是在电脑游戏中接触战争场面，而那些游戏又确实把战争当成儿戏。这种时尚的“现代文化”隐藏着太多的隐患，人们需要尽早反思，不要让它泛滥成灾，而能够给人们带来真实的战争记忆、回想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巨大伤痛的，恰恰是真实地写出战争的历史，并永远记住它留下的历史教训。

第三，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用正义战争打败非正义战争的大战，为打赢这场战争，世界人民付出了五千万人牺牲的代价，财产的损失不计其数。正气本应该长存，但出于偏见或意识形态，现在有些人却有意无意地抹杀二战的正义性质，混淆是非，把正义者说成邪恶，为邪恶者涂脂抹粉。人们对这场战争的记忆本来就在冲淡，而有意的歪曲和故意掩盖事实，无论出自何种动机，都只会助长邪恶。

作为“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大半个地球激烈进行，其中一个主战场在中国。但长期以来英美话语控制了战争的解释权，中国战场成了陪衬甚至消失在记忆中。我们这套书有意识地纠正了这种偏见，八册中有两册是专写中国战场的，一册写中国正面战场，另一册写中国敌后战场，两册合在一起，全面表现了波澜壮阔的中国抗日战争。二十年前还有人故意回避正面战场，今天我们都知道抗日战争是全中国人民的共同战争，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伟大胜利。中国抗日战争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重要贡献，这是永远不可忘记的。

所以说，二十年前的这些说法仍然有意义，因此在丛书正式出版时我将它全文刊出，作为全书的总序。

“希望书库”版序言

钱乘旦 庞绍堂

第二次世界大战硝烟弹散，到现在已经五十年了。五十年前出生的那些人，如今也已经“知天命”，要年逾半百了。五十年来，尽管世界上狼烟未止，大大小小的战争始终不断，但全球性的大战总算没有打起来，出现了五十年难得的和平时期。五十年中，世界发展很快，物质生产的能力成倍增加，财富之增长居然破天荒第一次使居住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不仅少数特殊人物可以享受优裕的生活，而且数量相当可观的普通人也能够分享其富裕了。许多地区已经习惯于和平与安宁，几代人都不知道战争是什么样；即使曾亲身经历过战争的人，战争也已成为遥远的过去。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人们祈望着和平能世代代维持下去，永无止境。

人们渴望和平，因为和平与幸福总是连在一起；人们痛恨战争，因为战争与苦难是同义语。很少有人不希望和平，而想要战争的；然而，战争又似乎是人类永远摆脱不掉的命运之阴云，笼罩着由希望之火点燃的历史之光。战争陪伴着人类的历史，乃至在官修的史书上，没有战争似乎就显示不出君王的伟大，没有征伐似乎就表现不了统治的英明。可悲的是，历史似乎也果真如此，还在我们的先民与巨野洪荒作斗争的时代，人类就被战争的梦魇时时纠缠，尽管豺狼虎豹凶狠地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但人的不同族群之间却免不了

要彼此厮杀，人的同类相斗充满了血腥气。文明降临之后，战争与历史一起进入文明，而且越来越自觉地利用文明的进步所造成的结果，从古希腊的青铜剑，到20世纪的激光导弹，哪一个历史阶段，不见证着武器的发展与完善，人类的多少智慧，被消耗在战争这门艺术上！当后人歌颂帝王的宏业、将军的伟绩时，似乎已经忘记了战争的残酷；有些人说，战争是文明发展的杠杆，没有战争，社会也就停止不前了。对此我们虽然不敢苟同，但同时又不得不承认：社会的发展有时的确需要战争来推动，比如：当新社会需要诞生、旧社会又不肯退去时，战争会帮助消灭旧社会；当邪恶势力张牙舞爪、剥夺千百万无辜人的生命与自由时，战争会帮助伸张正义，消灭邪恶；即使在并无正义与非正义之分，战争只是不开化人群的相互残杀或贪婪帝王们的争疆夺土时，它也会起到沟通文明、交流文化的作用，因为在工业化以前的时代里，地区间的联系极稀少，人们生活在封闭的地域里，很少有交流的机会，于是，战争作为一种残酷的沟通手段，居然也可以成为文明的载体！

但战争无论如何都是人性中丑陋一面的暴露。不管存在不存在正义的一方，战争都是由邪恶势力造成的。非正义的战争自不消说，它体现着统治者的贪婪、权欲和凶狠残暴；即使是正义的战争，也必然是在邪恶势力登峰造极、正义的力量不用战争作手段便不可铲除恶势力的前提下发生的。一场战争要么无正义与非正义可言，实际上双方都是非正义；要么一方是正义，另一方是非正义，于是战争首先由非正义一方挑起，正义一方为反抗、为生存，不得不奋起反击，拿起武器，向邪恶势力开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一场典型的用正义战争打败非正义战争的大战，为打赢这场战争，全世界人民付出了五千万人牺牲的代价，战争的财产损失，估计达到四万亿美元。人类作出如此巨大的牺牲，仅仅是为了消灭人类历史上最邪恶的势力之一——法西斯主义。痛定思痛，人们不禁会默然深思：难道一定要在热血和泪水中才能伸张永恒的正义吗？为什么不能在邪恶势力毒苗初露的时候就将它铲除，而一定要等它作恶多端、危害匪浅时才动员更大的人力和物力，去和它作本来可以轻易得多的斗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留给后人去深思的最深沉的，也许就是这个问题。

人类是不是还需要不断地经受战争的苦难？是不是只有用鲜血和生命才能捍卫真理和正义？也许正是带着这种迷茫，世界才走完了五十年艰难的和平历程。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之际，我们却不可忘记：当上一次大战奠定的世界体系瓦解之后，我们这个世界又变得动荡不安了，两极控制世界的平衡状态已经被打破，新的战争根源有可能在混乱中产生。我们能否阻止新的战争？我们能否化解各种冲突？能不能在邪恶势力刚刚抬头的时候就遏止它、消灭它？这是摆在全世界人民面前的严峻考验。我们渴望和平，我们希望永远不再有战争，至少不再有全球性的世界大战。我们希望人类的理智已经成熟到这个程度，即人们将永远清醒地认识到：现代科学已经使人类具备了消灭自己的能力，世界的核武库可以把地球炸翻好几次。然而我们却不得不痛心地承认：战争曾一直与历史同在，我们不能保证人类的私欲永远不再助长邪恶势力的抬头，使之再次成为引发世界战争的根源。但即使如此，我们仍然深信：

正义会在战争中凯旋，因为人类在其本性中，天生就追求真理与正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波澜壮阔的，它高奏着振人心弦的英雄乐章，它为作家艺术家储藏了取之不尽的创作灵感，它为一代代后人留下了长久永存的崇敬与深思，它为历史家提供了永不磨灭的史绩。然而，我们仍然希望它是人类历史上最后一次大战，铺设在人类脚下的，应该是永远的绿色和平之路。

让我们真诚地祝福和平永存。

1994年10月于南京



一 号角响起 / 1



二 挥师敌后 / 23



三 晋冀烽火 / 43



四 逐鹿太行 / 59



五 转战千里 / 77



六 挺进齐鲁 / 97



七 百团大战 / 115



八 铁军雄风 / 131



九 峥嵘岁月 / 163



十 反攻前夜 / 189



十一 苦战华南 / 213



十二 走向胜利 / 231



十三 历史作证 / 255

结语 / 265

中国敌后战场大事记 / 269

主要参考书目 / 285

号角响起

1931年9月18日夜，距东北军北大营约800米处的柳条湖。

黑沉沉的夜色中，一行8人佝偻着身体悄悄来到铁路边伏下。为首一人掏出一小包方型炸药，小心地放在铁轨接轨处。

22时20分，导火线嗞地燃着了，几秒钟后，一声闷响，爆炸的火光映照下，日军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第3中队干事河本末守中尉得意地狞笑着。

负责监督的今田新太郎大尉见状，立即与日军独立守备队2大队3中队队长川岛联系，又报告了这次行动的指挥者关东军参谋板垣和奉天特务机关花谷正以及第2大队长岛本中佐。

花谷接到报告，于23时18分以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名义给日本陆军大臣南次郎和关东军参谋长发出急电：“18日晚10时30分左右，暴戾的中国军队，于奉天北面的北大营西侧，破坏南满铁路，袭击我守备队，双方发生冲突。据报告，奉天独立守备步兵第2大队正向现场出动。”不久，关东军参谋板垣做出如下布置：一、独立守备步兵第2大队进攻北大营；二、步兵第29联队进攻奉天城；

三、独立守备步兵第5大队由北面进攻北大营，并受独立守备步兵第2大队指挥；四、要求第2师团主力增援。

日军蓄谋已久的“九一八事变”终于爆发。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军国主义阴谋分子和各种法西斯侵略力量共同策划的。在这当中，不能不提到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这两个骨干分子。

早在1928年10月，石原就与皇姑屯炸车案的主谋河本大作共同制定了《攻取奉天城计划》，经讨论，决定：“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在奉天集中兵力，攻取奉天城。……闪电般地消灭奉天附近军队，推翻其政权。”

1929年5月，板垣刚到东北，就下结论说：“要根本解决满蒙问题，除非加以占领，使之成为日本的领土，别无他途。”

1929年，石原在其《战争史大观》中喧嚣：第一次世界大战从严格意义上讲不能称为“世界大战”，因为它只是欧洲民族间的决战，而将来日美间的决战，是统一东西方文明的决战，但日本的物资十分贫乏，“唯一出路是断然开发满蒙”。

板垣征四郎也不甘落后，他在《关于满蒙问题》的报告中宣称：“帝国的国土狭小，资源匮乏，每年人口增长60万，仅能将2万移民运往海外，而且产业立国的基础不巩固，处于难以维持现状的状态。如不将原料的补给地及产品的销路确实置于本国势力之下，就不能与世界大国为伍，而确保国民经济的生存。”

很快，他们俩的周围麋集了一群军国主义的极端分子，他们积极活动，准备武力、金钱，争取军部及其国内舆论的支持。1931年春，在柳条湖附近爆破、尔后进攻沈阳和北大营的具体计划已经

形成。

日军紧锣密鼓的准备行动，当然引起东北军将士和张学良等人的警觉。“中村事件”后，张学良曾致电蒋介石：“东北之安全，非武力无以确保，日本即一意对外，我方亦应有所自省。”又云：“日本开始其大陆政策，有急侵满蒙之意，已无疑问；无论对手为中国抑或苏联，事即关系满蒙存亡，吾人自应早为之计。”并指示留驻东北的部队：“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衅，我方务须万万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在这种方针下，驻北大营东北军从9月13日起，就开始演习向东大营转移。

现在，让我们把历史的镜头推回1931年9月18日夜的北大营：

22时20分过后，日军早已准备好的重炮开始轰击北大营，参谋长赵镇藩请示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军事厅长荣臻，荣臻指示：“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于是，只有100多人的川岛部队冲进了北大营。板垣的命令下达后，陆续又有400多人的日军窜入北大营。此时，驻北大营的东北军第7旅王以哲部有7000多人，但王以哲指示：“对进入营房的日军，任何人不准开枪还击，谁惹事，谁负责！”军纪严明的第7旅官兵眼含热泪，遵命牺牲。9月19日5时30分，第7旅官兵按演习路线撤出北大营。东北军伤亡335人，日军死亡2人。

北大营遭受进攻的时候，张学良正在北平，他接电后令荣臻分别征询各国领事意见，但各国领事均以未得本国政府指示不便表态为由推托，于是他命令：“遵照鱼电，令其不事抵抗。谨遵守国际联合会基本原则，无论如何情形，不以武力相报复。”接着，张学良向南京迭电请示应对方案。

9月18日上午，蒋介石登“永绥”军舰，视察南京下关水情，并前往南昌，筹划对中共根据地的“围剿”及对广东用兵方案。9月19日，其日记记述，18日晚收到日军进攻沈阳兵工厂和东北军营房的消息。而19日，日军已占沈阳、长春、牛庄等地。20日，蒋在日记中表示：“日本侵略东省，是已成之事，无法补救。”21日，蒋从南昌回南京后召开干部会议，主张“先提国际联盟与非战公约国，以求公理之战胜”，并谋与粤方平息内争，“共赴国难”。

日军进攻北大营的时候，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参谋长三宅召开了紧急会议，在石原等死硬分子的要求下，本庄繁下达了扩大战争的命令：一、第2师团向奉天集中，攻击该地之敌；二、步兵第3旅团指挥步兵第4联队和骑兵第2联队秘密准备攻击长春附近中国军队；三、独立守备队司令官，率第1、5大队向奉天进发；四、独立守备步兵第3大队占领营口，第4大队占领安东，第6大队集中奉天，接受第二师团长指挥；五、电请朝鲜军司令官林銑十郎，迅速增派援兵。

就这样，板垣、石原等一伙挑起战争的阴谋得以全面地实施。在此后5个月中，日本侵略军的铁蹄踏遍了全东北。

国民政府实行不抵抗政策，自有其所谓的“策略考量”，但中国共产党和全中国人民，尤其是东北的人民不理睬这一“策略”，他们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民众抗日运动。

9月19日，中共满洲省委召开紧急会议，号召“全满洲工农劳苦民众积极行动起来罢工、罢市、罢课，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投降卖国的国民党”。

9月20日，中国共产党与日本共产党发表了联合宣言：“日本

帝国主义者，这次用暴力占据东三省，足想把东三省完全变成它的殖民地的直接行动……中国与日本的工农民众，坚决地相信只有大家联合起来，共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动的中国国民党，……才能得到最后的解放！”

9月28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发表通电：“……日人占据辽吉后，即实行其吞并朝鲜之故伎，先使东北各省独立，然后进而保护以达其鲸吞之目的，切望国人勿堕其狡计，甘为傀儡，以自弃国人，而同招灭之。……望我同胞其速起自救，本会甚愿追随全国民众之后，共效驰驱。”

在全国舆论鼓舞下，具有爱国心的东北军驻各地部队先后行动起来，广大的民众也揭竿而起。特别是马占山将军嫩江桥重挫日军以后，东北各地的民众义勇军风起云涌，高文彬、李纯华、耿继周、郑桂林、王显廷、邓铁梅、苗可秀、李子荣、唐聚五、王凤阁、方春生、孙鸿猷、冯占海、王德林、田霖、薛茂山、于百川、李杜、丁超、赵毅、宫长海、邢占清、姚秉乾、周保中、李延禄、谢阿、徐宝珍、朴炳珊、李海青、苏炳文等义勇军将领相继涌现。据不完全统计，到伪“满洲国”成立前，东北各地有义勇军200余支，15万人左右。义勇军的成分比较复杂，农民约占50%，曾干过“胡匪”的约20%，曾当过东北军警官兵的约25%，知识分子、工人和商人占5%，但是，他们在抗日的大旗下走到一起，留下了一个个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

1931年11月22日，邓铁梅率义勇军攻打凤城县城，他们分为两路，一路由南门直穿而入，消灭了伪警队，打开监狱，放出100多爱国志士；另一路从西门攻入，消灭了日军独立守备队。义勇军

胜利出城后，日军增援部队尾随而至，追至二龙山，遭义勇军伏击，大败而归。这次战斗，歼伪警400多人，日军30余人，缴枪300余支，炮2门。

1932年3月10日，金山好、赵亚洲、刘海泉、耿继周等部合谋光复沈阳。当日清晨，金山好部佩戴伪警备第1旅臂章，混进沈阳城内，占领了伪警备第十一分局，所有警队全被缴械，夺取各种枪械150余支。随后，金山好、赵亚洲与日伪军在交通银行胡同和太清宫附近展开激战，但耿继周久攻小西门、大北门不下，刘海泉失掉联络，吴三胜、老北风不战而退，进城义勇军只好撤退。

1932年1月底2月初，丁超、李杜、冯占海等部进行了哈尔滨保卫战。1月27日，义勇军首先与伪军于琛徵部激战，将其击退。日军闻讯后，派出多门师团，并调第4旅团增援。2月4日，日军第3、15旅团在飞机、装甲车的掩护下进攻南郊，李杜、丁超沿着应战，击毁日军装甲车2辆。2月5日，日军发起总攻，由于其空军的助战，义勇军骑兵蒙受重大损失，各部也先后被日军分割，只好退出战斗。此战“日军亦受相当之损失”。

1932年7月，日军平贺师团为打通齐克路，向马占山部发起猛攻。7月9日，日军首先进攻大荒台，并以炮8门、飞机4架助战，马占山部毫不畏惧，用迫击炮击中其中一架飞机，接着义勇军援军由呼海线赶来，抄日军后路，日军仓皇而退。10日，日军乘江轮而来，但刚登岸即遭义勇军痛击，死伤300余，溺死者无算。11日，日军2000余、伪军1000余来援，马占山利用日、伪军在娼馆争风冲突之机，突出包围。

据不完全统计，在1934年之前，东北各地义勇军与日军战计